



: 億萬顆星的流浪,億萬光年的等待。

孤獨的光之旅人,邂逅沉睡在遠古的灰燼

永恒的記憶,時而榮耀,時而黯淡。

燃燒的火焰,無際的冰雪,被喚醒。被點亮

被無聲吞噬

黑洞崩堤点,——個世界毀滅

希望降臨處,一個孩子誕生



廢墟中的倖存者

郭妮 著 索飛瀾 繪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www.sunya.com.hk



阿多拉基 1

廢墟中的倖存者

作 者:郭妮 繪 圖:索飛瀾 責任編輯:龎頌恩 美術設計:蔡學彰

出 版: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18 樓

電話: (852) 2138 7998 傳真: (852) 2597 4003

網址: http://www.sunya.com.hk 電郵: marketing@sunya.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 (852) 2150 2100 傳真: (852) 2407 3062

電郵:info@suplogistics.com.hk

D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版 次:二〇二〇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ISBN: 978-062-08-7528-1

Text Copyright © 2020 by Guo Ni

Cov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uo Fei L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ina Children's Press & Publication Group.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unYa Publications (HK)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China Children's Press & Publication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 2020 by Sun Ya Publications (HK) Ltd. 18/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Hong Kong Published in Hong Kong Printed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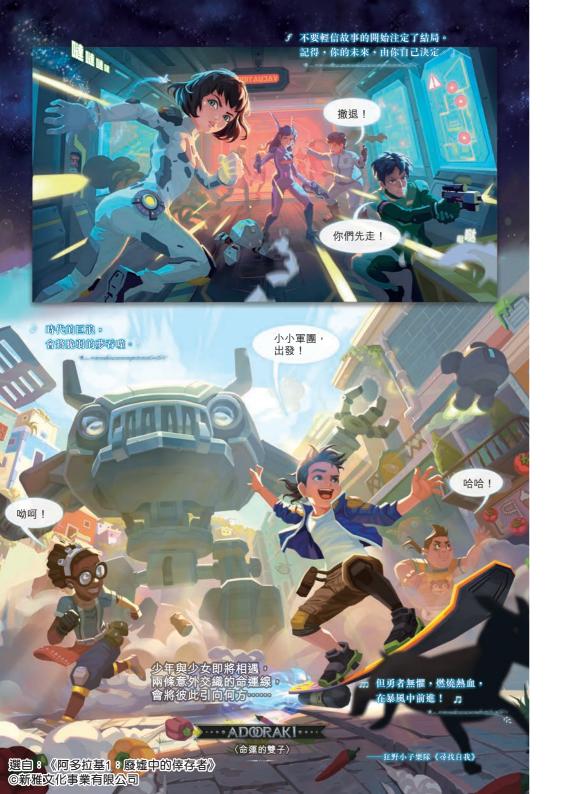
選自:《阿多拉基1:廢墟中的倖存者》 ⑥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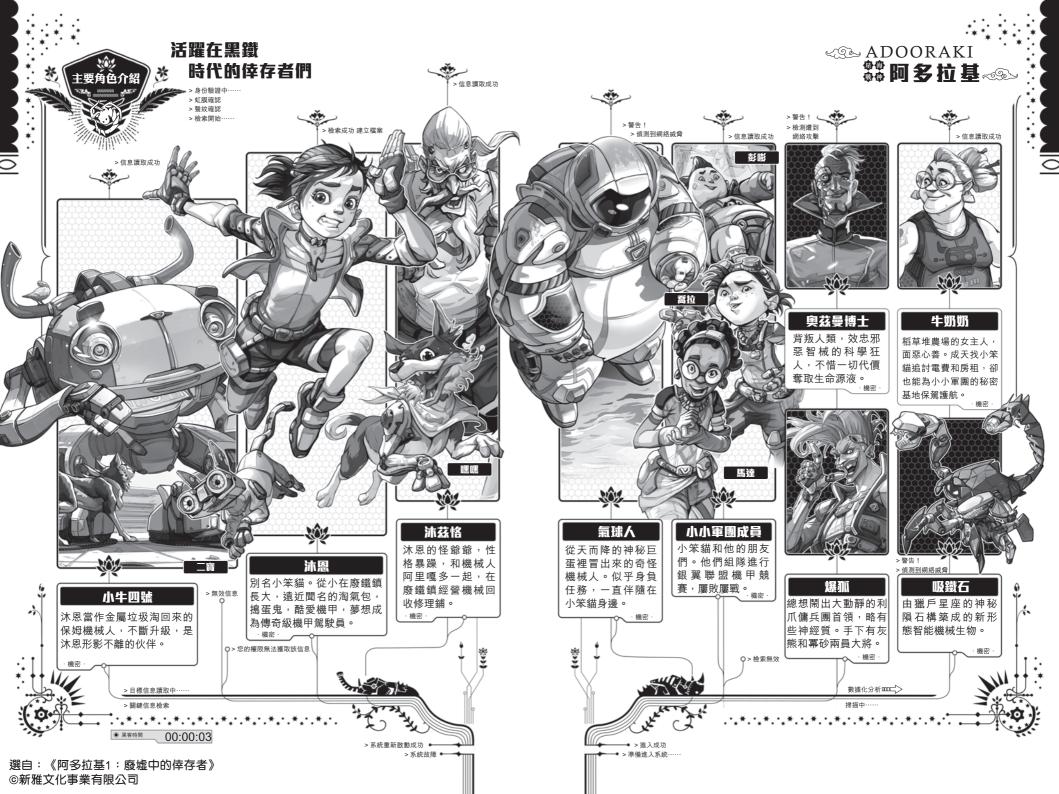












世界盡頭,

是否有人回眸?

凝望這世上的愛與恨, 以及永恆的哀愁?

在那陌生的世界, 也會有人歌唱?

像你,如我—— 為生命起舞。



選自:《阿多拉基1:廢墟中的倖存者》 ⑥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序幕

使命的召唤

再漫長的黑暗,也終將會有一個光明的盡頭。

- 一輛**靖海大學**[®]的浮空校車,正飛行在繁華的多米尼市上空。車窗外,一幢幢頂部如巨型飛碟的金屬摩天大樓傲然聳立,各式各樣的空中載具井然有序地穿行在金色的陽光中。
- 一位容顏清麗的少女,坐在校車最末排,正倚靠在窗邊安靜地沉睡。一頭齊耳短髮,遮住了她半邊臉龐。藍白條紋的學生制服上,佩戴着「靖海大學 陳嘉諾」字樣的徽章。

①**靖海大學**:是新京海市一所從事教學與科研的高等學府,致力於研究物理、生物等最前沿科技,確保人類社會安定與發展。

選自:《阿多拉基1:廢墟中的倖存者》

⑥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校車裏的虛擬顯示屏正播放着當季最熱門的新聞專題 節目——《永遠的超級英雄 星海騎士》。

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星海騎士們駕駛着造型各異的機械人,猶如天降神兵,拯救驚慌哭泣的市民,援助頑強抵抗的人類戰士,消滅冷酷無情的巨型機械怪獸……

新聞播音員洪亮的聲音響起——

「當第三次火山灰戰爭爆發,人類世界再次遭到智能 人的威脅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機甲駕駛員們集結在了 一起,他們就是星海騎士!」

「英雄們為了守護世界的文明與和平,不畏犧牲。如 今,戰火已經熄滅,而英雄終將不朽!

「歡迎您加入——星海騎士!世界需要更多英雄!」

「星海騎士們真是太酷了!」坐在陳嘉諾前座的男生 方大器,激動地挽起了衣袖,就像即將奔赴戰場。

「尤其是『星海戰神』,每次戰鬥它都會大喊『A——DOO—RA—KI——』!」坐在陳嘉諾旁邊的女生李曉莉,語氣中充滿了敬畏,「雖然沒人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可它令人充滿了勇氣!」

「A——DOO——RA——KI——」屏幕裏傳來星海戰神的怒吼。

「可惜……星海戰神在最後那場戰鬥中,和『裁決

者』瑞雅,同歸於盡了……」一位瘦高個兒男生長歎了一口氣,「到現在人們都不知道,星海戰神的駕駛員究竟是 誰。」

「據說,最近加入星海騎士的一名機甲駕駛員,只有 十三歲,還得到了傳奇外骨骼機甲『黑十字星』。」方大 器看着手中那罐限量版飲料,瓶身上印着的正是星海騎士 黑十字星,「我真想成為星海騎士,在戰場上馳騁!」

「別做夢了!想要成為星海騎士,就要在『**銀翼聯盟**^①』的機甲駕駛員訓練基地中嶄露頭角。最終能獲得星海騎士資格的人,幾乎是兩千萬裏挑一。」李曉莉拍了一下放在膝蓋上的一疊實驗報告,說,「我們還是老老實實地完成宇文柏博士布置的研究任務吧!」陳嘉諾仍然在沉睡。校車在空中轉了個彎,她抱在懷裏的一本書掉落在地上。「《燃燒的火星》,探險家駱華德的傳記……」李曉莉把書撿起來,翻閱了一下,「小嘉諾就喜歡看這種寫得像科幻小説的探險筆記。」

旁邊一位圓臉女生説:「上個星期的倫理課,她 還突然説出『人類如若懈怠,必將為智能人取代』這種

①銀翼聯盟:全球性的機甲駕駛員民間聯盟,為培養人類世界和平與文明的守護者星海騎士而設立。其訓練基地分為線上虛擬訓練和線下實機訓練兩種模式。





傻話……|

「雖然她和我們一樣是大一學生,但畢竟只是個孩子。|

在同學們的談笑聲中,陳嘉諾漸漸從睡夢中醒來, 忽然間,她像是感應到了什麼,緊皺起眉頭,朝車窗外看 去——在距離校車不遠處,有一艘黑色的小型飛船正懸停 在那裏,看上去像一頭虎視眈眈地準備獵食的黑色鯊魚!

「不好,那是智能人的虎鯊飛船!」陳嘉諾低呼。

她的話音剛落,虎鯊飛船便朝下方的街道射出了兩顆 激光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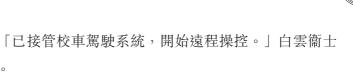
霎時間,街道上火光迸濺,哀號聲不絕於耳。

幾輛由人類特警駕駛的浮空艇升到空中,與虎鯊飛船 激烈交戰。周圍的浮空載具四散而去。

就在這時,一顆流彈擊中了校車。校車完全失控,朝 地面急速墜落!學生們驚慌尖叫,亂作一團。

眼看同學們危在旦夕,陳嘉諾的雙瞳閃過一道紫光, 一個智能語音在她大腦裏響起:「智眸已啟動,大腦植入 式晶片掃描通過。我是白雲衞士——您的增強現實安全及 防禦系統。」

「把校車停在安全區域,準備戰鬥。」陳嘉諾飛快地 低語。



序幕

就在校車即將撞到冰冷地面的刹那,車身突然減速, 緩慢地停下來了。

車門打開,學生們紛紛沖出校車,跑向附近的臨時避 難所。

誰也沒注意到,一層黑色的液態金屬悄悄包裹在陳嘉 諾身上,最終形成了一副造型華麗的黑色外骨骼機甲。

「星海騎士黑十字星,向銀翼聯盟總部報告,多米尼 市遭到智能機械兵襲擊,請求作戰!

「銀翼聯盟批准作戰請求。黑十字星,請履行星海騎士的使命,保護市民安全,消滅入侵的智能機械兵!

「收到。定不辱使命!」

回答。

陳嘉諾快步走出車門,向一個特警亮出星海騎士的徽章,說:「我是黑十字星。你的機械人被我徵用了。」

陳嘉諾熟練地操控機械人升空,正如她所料,虎鯊飛 船將她鎖定為攻擊目標,跟在她身後飛上了高空。

「當前高度,戰鬥將不會影響多米尼市的安全。」白 雲衞士在陳嘉諾大腦中提醒。

「很好。速戰速決。」陳嘉諾微微一笑,「聚集所有 能量,我們只開一次火。|



序幕 使命的

陳嘉諾駕駛特警機械人轉身,機械雙臂變形成激光 炮,就在她快要撞上虎鯊飛船的一刹那,陳嘉諾猛地發射 出一顆巨大的激光彈,而後立刻抽身離開。

虎鯊飛船轟然爆炸,猶如在空中炸開的巨大煙花。

「警告,警告!能量耗盡,飛行系統已自動關閉!」 駕駛艙裏響起急促的智能語音,機械人急速墜落。

陳嘉諾從容地按下脱離鍵,從機械人駕駛艙中彈射出來,背後展開一對華美的黑色機械羽翼,帶着她在空中盤 旋飛行。

二十分鐘後,戰亂平息。

同學們從避難所驚魂未定地回到了停在路邊的校車 裏。讓他們驚訝的是,陳嘉諾竟仍然靠在最末排的座位 上,一副如夢初醒的模樣,伸了個大大的懶腰。

「小嘉諾,你居然現在才睡醒!」李曉莉坐回到她身 邊,難以置信地叫道。

「你也太遲鈍了!」方大器激動地說,「剛才和你年 紀相近的黑十字星,已經幹掉了一艘虎鯊飛船……」

同學們興奮不已。陳嘉諾笑着撓了撓頭發,轉頭望向 窗外,雙瞳閃過一道紫光。

白雲衞士的聲音在她的大腦裏響起:「作戰任務已完 成。請儘快提交數據報告。」 「收到。星海騎士黑十字星,即刻返回銀翼聯盟總部。」

陳嘉諾在大腦中回答。她看着車窗上映照出來的同學 們歡欣雀躍的身影,嘴角上揚,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選自:《阿多拉基1:廢墟中的倖存者》 ⑥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 0





廢鐵鎮的怪男孩

星洲^①廢鐵鎮的居民們一致認為,自從發明家沐茲恪 先生帶着他尚是嬰兒的小孫子,遷居到這個偏遠的濱海小 鎮以後,居民們便再也沒能過上一天安寧日子。

①星洲: 第二次火山灰戰爭 (宇宙曆 2047 年) 結束之後崛起的大陸架板塊, 前身是利莫裏亞文明時期沉沒的大陸架板塊,地殼運動後與人類製造的海洋垃圾帶結合,約位於南太平洋,海螺形狀地塊。廢鐵鎮位於星洲大陸的北部區域。 老沐茲恪六十來歲,自詡是一個發明家。他半身殘疾,常年坐在一輛構造複雜的機械輪椅上。身形枯瘦,卻脾氣暴躁,一頭白髮亂糟糟的,閃着紅光的機械左眼有點兒嚇人。除此之外,十二年來,廢鐵鎮的居民們對老沐茲恪的身世,幾乎一無所知。

記得十二年前那個下午,從鎮子裏著名的垃圾山大道 的小山坡上,傳來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漫天煙塵在小鎮 裏飄揚。

在居民們驚愕的目光中,依然健壯的老沐茲恪,在滾 滾煙塵中淡定地操控着兩隻機械臂,將一個破爛的紅色鐵 皮實驗艙,塞進了半山腰上炸開的大窟窿裏。

從此,露在洞外的實驗艙的破爛前臉兒,遠遠望去就像刻在山岩上的巨大「囧」字,讓居住在山坡下的廣大居 民們倍感諷刺。

要知道,眼下的廢鐵鎮雖然只是一座依靠回收加工海洋垃圾來維持經濟的偏遠小鎮,但居民們卻是二十多年前從世界各地遷居來此的「淘金客」。大家自視已見過不少世面,卻從未見過如此古怪的老頭兒。

絕大多數時間,老沐茲恪都待在自己命名為「古物天閣」的破鐵皮房子裏,嘗試着各種實驗和發明,順便做點兒回收和翻新二手電器的買賣。他那仍是嬰孩兒的小孫子





卻任由一個管家機械人看護,每天和屋外的兩隻流浪貓一 起玩耍。

此後,居民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一驚一乍之中——

無論他們是在吃飯、散步、睡覺,抑或是在工作、聚會……常常會被突然從古物天閣裏傳來的刺耳金屬聲,或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嚇一大跳——於是,鍋碗瓢盆摔在地上、語音輸入錯誤、便攜智能設備掉進下水道、熟睡時從 狀上滾落……幾乎成了居民們的生活常態。

居民們只得向鎮上的警務人員——駱基士警長抗議, 以及祈禱老沐茲恪能夠離開廢鐵鎮,抑或放棄那些讓人惶 恐不安的發明。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老沐茲恪完全沒有離開廢鐵鎮的想法或是放棄發明的 可能。

更讓人頭疼的是,老沐茲恪的小孫子——小笨貓沐恩,就像吹氣球般飛速地長大了,變成了一個叛逆不羈的少年。

小笨貓的頑劣,令鎮上同齡的孩子們望塵莫及。

有他的地方,無法預測的事情就會接二連三地突然冒出來。尤其是在他九歲那年,陪伴他長大的兩隻流浪貓相繼去世了。為了給流浪貓舉行隆重的葬禮,小笨貓在垃圾山大道上點燃了十幾根老沐茲恪製作的「爆漿蠟燭^①」,結

果差點兒燒掉了整個廢鐵鎮。

這些事令小笨貓在廢鐵鎮「名聲大噪」。 很多年過去了,廢鐵鎮有了不小的變化。

儘管飽受鹹濕海風的侵蝕,但那些用皮卡車廂、舊集 裝箱搭建成的房屋,卻在居民們的反復改裝和擴建中,終 於和紅泥土地融合在了一起,變得越來越有煙火氣。

垃圾山大道半坡上的古物天閣,也改變了不少——

鏽跡斑斑的鐵皮屋上方,用木頭和鐵板擴建出了一個 三角形小閣樓,屋門口左側的陽臺,用玻璃窗封了起來, 改成了小店舖,旁邊豎着一塊兩米高的大招牌,上面用紅 油漆寫着幾個歪歪扭扭的字——古物天閣。這裏專業回收 二手家電、機械骨骼、電子義眼、內存晶片、廢舊機械人 零件……

晨光灑在古物天閣破舊的鐵門上。嘎吱——笨重的鐵門被推開了,一個垃圾桶造型的機械人出現在門口,一陣 年代感十足的音樂也從屋子裏面飄了出來。

垃圾桶機械人一米多高,鐵銹色圓柱形的身體上打滿了鐵皮補丁。雙腳是兩個輪子,轉動時吱呀吱呀直響。安

①爆漿蠟燭:原本是老沐茲恪為了節省成本,利用廢棄二手機油壓縮製作成的 「探險蠟燭」,沒料到品質不過關,被風吹倒後很快融化成液態,險些釀成重 大事故。



· 第1幕

全頭盔一般的灰白色金屬腦袋能左右轉動,圓溜溜的機械 眼亮着藍燈。

機械人提着一個塑料衣簍,走到屋門口的晾衣竿旁, 把幾條時髦的破洞牛仔褲、兩條花褲衩兒和幾雙破洞襪子 掛了上去。接着,它打開古物天閣的接待窗口,掛上了「正 在營業」的小鐵牌。

咕——咕咕——

半空中傳來一陣聲響。機械人扭過頭,一隻機械白鴿落在它的肩膀上,輕輕啄了一下它的頭,胸口的屏幕上亮起一個信封圖標。

「阿里嘎多。」機械人回應了一聲,帶着機械白鴿朝 屋裏走去,越接近客廳,音樂聲越響亮。

古物天閣的客廳昏暗而又狹窄。即使是在白天,客廳 仍需亮着燈。這裏沒有安裝智能家居系統,裏面那些隨意 擺放着的笨重鐵皮家具,也都是用廢舊材料改造而成的。

角落裏有一部用墨綠色尼龍布遮蓋起來的智能座駕。 那是前一陣子,老沐茲恪打算為稻草堆農場的牛奶奶做的 牛日禮物,才剛剛做好骨架,便因為一些原因擱置了。

老當益壯的老沐茲恪正坐在輪椅上,一邊跟着音樂含糊不清地哼唱着他聽了幾十年的老歌《野狼 Disco》,一邊熟練靈活地拆卸着一條懸掛在眼前的機械臂。

「阿里嘎多!」機械人畢恭畢敬地站在老沐茲恪面 前。

「嗯,辛苦你了,阿里嘎多。」老沐茲恪頭也不抬地 說,「這麼多年,多虧有你操持家務。駱基士警長訂購的 電動雙節棍我已經改裝好了,今天你給他送過去,收到的 小費給你買點兒好機油。|

「阿里嘎多!|機械人輕快地回答。

這時,機械白鴿咕咕叫着,從機械人的肩上飛到了老 沐茲恪的膝蓋上。老沐茲恪低下頭看了看,機械白鴿胸口 的屏幕亮起白光,投射出一個全息影像,竟然是一張催款 單——

△ 尊敬的沐茲恪先生:

您在天網訂購的流量暢享套餐,餘額已不

足5星幣,請儘快增值。

「什麼?明明上周才增值!流量費這麼貴,怎麼……」 老沐茲恪氣急敗壞,吹鬍子瞪眼,機械眼閃爍着暗淡的紅光。突然,他像明白了什麼,蒼白的老臉上怒氣騰騰, 驚飛了膝蓋上的機械白鴿。

「阿里嘎多!小笨貓躲哪兒去了?一定又是那個臭小





子幹的好事!把他給我找出來!」

而就在一小時前,在一個經濟型機甲的駕駛艙中,小 笨貓飛快地點擊着操控臺上的各種按鈕,並且隨着狂野的 音樂節奏舞動身體。為了新賽季,他給自己換了套新的虚 擬造型,銀白色的劉海,冰藍色的眼睛,俊朗的臉上洋溢 着不羈的笑容,顯得有些俏皮。

「嘿,我俠膽貓王來啦!」 俠膽貓王是小笨貓給自己取的用戶名。

「你好,俠膽貓王!歡迎你來到銀翼聯盟機甲駕駛員訓練基地。我是本賽季的考核官——星海騎士黑十字星。」 駕駛艙內響起一段智能語音,「新賽季『星海征途』已經開啟,擊敗對手,通過重重考核,你將有一千五百萬分之一的機會獲得星海騎士預備營的入營邀請。」

「請注意,你目前處於虛擬空間,機甲對戰時不要驚 慌。」

「驚慌?我俠膽貓王可是實習級機甲駕駛員!」小笨貓不服氣地咧着嘴角說,「好吧,你只是模仿大名鼎鼎的黑十字星的 AI,想必你對所有參賽的機甲駕駛員都會這樣說。所以——我不怪你。新賽季,我一定會非同凡響!」

「黑十字星」不顧小笨貓的自言自語,繼續説道:「前 方氣候,極寒。機甲動作或有遲緩。危險指數:75%。| 小笨貓像敲擊琴鍵般飛快地摁下一連串按鈕,全透明的駕駛艙外升起了厚重的鋼鐵護甲。

他駕駛的是一台鐵灰色的機器戰甲,造型像小牛仔。 它的外殼和構件十分老舊,頭頂上有一對會噴濃煙的 金屬犄角。

當賽場通道門完全敞開,一片彷彿沒有邊際的冰原顯現在小笨貓面前。巨大的冰岩如同利劍,交錯林立於狂亂的風雪中。

戰鬥的火光四起,全副武裝的機甲駕駛員們正操控機 甲,和一大羣涌體漆黑的智能機械兵激烈交鋒。

「這就是新賽季的訓練地圖『冰苔救援』嗎?」小笨 貓在駕駛艙中興奮地自言自語,「我要擊敗邪惡智能機械 大軍,解救所有人質!」

駕駛艙內智能語音響起——

「請注意!新一代邪惡智械兵的外形更像人類了。」 「那些沒有思想和心的傢伙,混跡在人羣之中——」 「但信仰不止,邪惡智械軍團永遠都別想將人類消滅

和取代!」

突然,黑十字星的聲音變得激昂起來:「俠膽貓王, 人類機甲戰士們需要你的幫助!消滅邪惡智械!星海征途,我將與你同行!」



「看着吧,新賽季我一定會大幹一場!」小笨貓操控 小牛機甲縱身一躍,穿越呼嘯的風雪,重重地降落在冰原 上。

「抱歉,各位。我來遲了!」小笨貓操控機甲抬起手, 帥氣地敬了個禮。

人類機甲戰士們發出歡呼聲,令小笨貓極有成就感, 然而,這也使他成了邪惡智械軍團新的攻擊目標。它們一 起調轉槍口,一道道細密的激光在空中交織。

小笨貓凝神聚氣,一邊操控小牛機甲敏捷地閃避,一 邊瞅准空隙,突然釋放出一道道電光波彈,被擊中的智械 兵紛紛倒地。

小笨貓來不及得意——智械兵的數量實在太多了。它們源源不斷地圍過來,小笨貓左遮右擋,很快便招架不住,被擊倒在地。

一個高階智械舉起激光槍瞄準了他,危急時刻,一個 緋紅身影如燃燒的流星降落,擋在了小笨貓前面。他抬手 朝高階智械發射出一顆燃燒的光球,霎時間,高階智械轟 然炸裂,連帶把周圍的智械兵也炸倒了一大片。

當濃煙散去,緋紅身影朝小笨貓緩緩轉過身——那是 一個雄獅機甲,頭部像怒吼的獅子,身上閃着紅光,遠遠 看去就像一團正在燃燒的火焰。



「銀翼聯盟星洲賽區所有機甲駕駛員的第一偶像—— 岩石城雄獅隊的『火焰菲克』和他的機甲雄獅 V 型!」小 笨貓的高聲吼叫因為過於激動而幾乎破音。

火焰菲克不發一語,從背後拔出兩柄燃燒着的火焰 劍,帶領他的隊員們——「裂地虎錘」、「飛天鶴唳」、「神 聖雷光」,還有「絕地奔流」,只一眨眼的工夫,就把邪 惡智械軍團消滅殆盡。





「好強!」小笨貓從地上爬起來,看得目瞪口呆。 冰原上傳來一陣巨響——

一個造型像巨型甲蟲的智械兵,出現在機甲駕駛員 們驚訝的目光中。它的體形比小笨貓的小牛機甲高大十幾 倍,人類的機甲在它面前就像一羣小矮人。

「這是什麼東西?」小笨貓在駕駛艙中吃力地抬頭 張望。

「這是參考最新一代邪惡智械而創造的異化甲獸,同時也是本賽季所有機甲駕駛員將要面臨的挑戰。」駕駛艙 裏響起智能語音提醒,「目前你還不是它的對手。」

異化甲獸狂吼着甩動身體,將周圍的冰岩全部撞碎。 它張開布滿鋸齒的大嘴,發射出一顆碩大的暗紫色能 量彈。

「撤退!是毀滅旋渦彈!」火焰菲克大喊着,操控 雄獅 V 型機甲張開一面激光盾,將人類機甲戰士們護在 身後。

然而不足半秒,激光盾便被擊碎。

異化甲獸呼嘯着接連發射出激光彈,猛烈的轟炸讓火 焰菲克和他的隊員們只能合力張開一面厚厚的激光盾,苦 苦支撐。

「異化甲獸居然這麼厲害……銀翼聯盟星洲賽區最強

的五個機甲聯手都……」小笨貓艱難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儘管這一切只是虛擬的情景,但小笨貓仍感受到了無 比的恐懼和震撼。

就在這時——

一道十字形的光輝猶如皎月一般在空中綻放開來。

小笨貓抬頭望着天空,一個黑色機甲從天而降,如女 武神一般,獨自面對異化甲獸。她身後的銀色能量爍光猶 如迎風舞動的雙翼一般。她的體形並不高大,但凌厲的氣 勢卻讓異化甲獸像一隻惹主人生氣了的寵物,畏縮不前。

「是星海騎士黑十字星!」火焰菲克大聲高呼,其他 隊員們也興奮起來。

小笨貓隱約聽見黑十字星冷冷地哼了一聲,瞬間她已 經操控機甲朝異化甲獸沖了過去,就像一道黑色的閃電。 下一秒,當她落在異化甲獸身後時,異化甲獸巨大的軀殼 上就出現了幾道暗紫色裂痕,仿若被刀劃過一般。

異化甲獸的紅色電子眼閃爍了兩下,身體頃刻間分崩離析。

「這就是……黑十字星!」小笨貓震驚地低語,「訓練系統只能模擬出她不到 60% 的戰鬥力……如果是她實機操作,戰鬥力難以想像……」

冰原上的風雪,不知何時停了下來。微弱的陽光穿透





雲層,將遼闊的冰川染上了一抹淺紅。

火焰菲克和他的隊友們,紛紛聚集到黑十字星的身後,一齊望着在一旁發呆的小笨貓和他的小牛機甲。

「俠膽貓王,你的英勇得到了我們所有人的認可,感謝你為正義而戰。」黑十字星操控機甲抬起手臂,向小笨貓致意,「歡迎來到銀翼聯盟,祝願你每一天都能在訓練中獲得成長。」

小笨貓操控着小牛機甲激動地跳起來,正當他準備朝 偶像們奔跑過去時,一聲巨響在冰原上空響起。

他抬頭望去,發現濃厚的雲層已經被一陣疾風吹散, 一顆巨大的銀灰色星球出現在他的頭頂上空。

這顆星球由無數塊厚重的鋼鐵機械零件組成。這些不 規則的鋼鐵零件正緩慢地移動着,縫隙間透出神秘的暗紫 輝光。在它的吸引下,小笨貓所駕駛的機甲自動折疊,變 形成了一艘小型飛船,載着他朝鋼鐵星球急速飛去。

當小笨貓穿過鋼鐵星球下方一個巨大的圓形洞口時, 眼前的景象頓時令他瞠目結舌——

橙紅色天空猶如曚曨的幔帳籠罩着城市。七顆半透明 的衞星懸浮在雲層間。

原本老舊狹窄的星洲賽區主城「岩石城」,如今變得 極其恢宏壯麗。一大片銀灰色金屬建築羣起伏綿延,成千 上萬艘小飛船噴射着紅色火光在城市上空川流不息。

各式廣告牌燈火閃耀——「星際穿越銀行」,虛擬幣正在限時優惠兑換;「龍門盔甲拍賣行」,二手虛擬機甲和零件的交易中心;「鐵甲鋼拳競技中心」,承辦各類機甲聯賽的中心場所;還有專為機甲維修和改造的店鋪、為機甲駕駛員改變造型的「銀河系漫遊館」……

當小笨貓坐在小飛船中,經過城市中央那座鋼鐵雕塑「銀色羽翼」時,不禁肅然起敬,那正是銀翼聯盟的標誌。

在銀色羽翼兩側,分別刻着星洲賽區的「羣星徽章」, 以及本賽區的頭號機甲駕駛員火焰菲克所在的岩石城雄獅隊的隊徽。小笨貓望着那枚閃閃發光的隊徽,眼中充滿了 崇拜與豔羨。

這時,虛擬顯示屏亮了起來,智能語音提醒道:「您好,俠膽貓王。『小小軍團』成員——您的死黨——小雀斑喬拉、小浪花彭嘭、小火柴馬達,正在呼叫您。對方的坐標為:銀翼聯盟虛空訓練場。」

「連接通信。」

小笨貓懶洋洋地蹺起二郎腿,虛擬顯示屏的邊框閃耀着藍光,一片灰白色的濃厚雲霧出現在屏幕中。當雲霧散去,顯現的是一片光線幽暗的叢林,三名機甲駕駛員正操控着機甲與一個蛇頸龜身的巨型機械怪獸對峙着。





「兄弟們,你們怎麼還在那裏打龜背獸?」小笨貓不 以為意地望着那只怪獸——那是銀翼聯盟用來訓練新手的 智能獸,雖然它看起來很兇猛,但戰鬥力卻非常低。小笨 貓在三個賽季前就已經將它擊敗。

「貓哥,說來話長,」小雀斑喬拉操控機甲避開怪獸的一記掃尾,氣喘吁吁地說,「對了,今天是新賽季第一天,火焰菲克在岩石城招收新人,你不去湊熱鬧嗎?」

「別開玩笑了,喬拉。」小浪花彭嘭操控機甲掃射怪獸,「笨貓也就比我們強那麼一點點,想要加入岩石城雄獅隊,憑他的實力……呵呵!」

「要加入火焰菲克的戰隊,必須擁有真實的機械人, 能參加真實的機甲比賽。」小火柴馬達操控機甲躲在一塊 岩石後面,等待戰鬥結束,「雖然我們有『小牛四號』, 但那畢竟是保姆機械人……只能送牛奶、撿垃圾,根本不 能戰鬥……」

「行了,我自有分寸!兄弟們,拜拜!」小笨貓不耐煩地嘟囔着,關閉了虛擬顯示屏,自言自語道,「不管怎麼樣,本賽季我一定要加入岩石城雄獅隊,和火焰菲克並 肩戰鬥!」

飛船載着小笨貓急速掠過岩石城上空,朝日晷廣場的 方向飛去。然而越是接近廣場,交通便越是糟糕。蜂擁而 至的飛船燃燒着尾焰,呼嘯如風地朝廣場中央彙聚,不時有飛船擦撞追尾。

小笨貓小心翼翼地在飛船大軍中穿梭。很顯然,這些 飛船都是沖着火焰菲克招收新人去的。不知道哪個幸運的 傢伙,能成為岩石城雄獅隊的新成員。

日晷廣場坐落在岩石城的東部。整個廣場就像一個 巨大的日晷圓盤。廣場的周圍是一片廢舊的鋼鐵廢墟,上 面覆蓋着皚皚白雪。三座幾十米高的鋼鐵雕塑屹立在廣場 上,看上去像飛船斷裂的機翼,密布着時間沉澱後的滄桑 印跡。

懸浮在空中的鐵色衛星在三座鋼鐵雕塑間若隱若現。 飛船大軍抵達廣場上空後,紛紛變形成各種稀奇古怪的機械人,降落在廣場上——

一個巨型電鰻機械人正坐在一輛三輪浮空馬車上,和 旁邊一個戴護目鏡的鴕鳥機械人談笑風生。不遠處的一架 灰犀牛機械人,竟然只有上半截身體懸浮在半空中,像岩 石般粗糙笨重的身體,透出冰藍色的能量光源。

小笨貓將飛船變形成小牛機甲,降落在一小塊人羣相 對鬆散的空地上。

他剛一落地,廣場上就響起了一段熱烈激昂的音樂。 在機甲駕駛員們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中,一束紅光從



圆形廣場中央的地面下射出,隨之,一個鋼鐵立柱緩緩升 起,站在立柱上的正是銀翼聯盟星洲賽區的頭號機甲駕駛 員——火焰菲克!

他操控着他那火紅的雄獅 V 型機甲向觀眾熱情揮手, 周圍紅色光暈浮動,襯托得他猶如從熊熊烈火中走出來的 戰神金剛。

「是火焰菲克!」小笨貓扯着嗓子大喊。

「是受人尊敬,還是被人遺忘?這兩者不會同時存在。少年的我們,應該謹慎選擇。」

火焰菲克洪亮的聲音在廣場上空迴響, 圍觀的機甲駕 駛員們羣情振奮, 鼓掌歡呼。





飛翔的王座

「我是岩石城雄獅隊的隊長——火焰菲克!」火焰菲克在熱烈的歡呼聲中,灑脱自如地作演講,「作為星洲賽區最佳機甲戰隊,我們擁有最先進的訓練系統,以及最科學的訓練方法。」

「許多人説,最好的戰鬥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但我不 這樣認為。」火焰菲克沖機甲駕駛員們搖了搖手,廣場立





刻安靜了下來,「最好的戰鬥,是讓敵人永遠記住我們的力量,令他們再也沒有挑戰的勇氣。我敢向各位保證——只要你能加入岩石城雄獅隊,就能擁有這樣的力量,戰無不勝!」說着,火焰菲克操控雄獅 V 型機甲高高地舉起了機械臂。

廣場上空立刻投射出一段全息影像,那是火焰菲克上 一個賽季的戰鬥集錦。

機甲駕駛員們看着火焰菲克一個接一個勇猛戰鬥的畫面,全都興奮地高聲歡呼起來。

當小笨貓看見火焰菲克極其漂亮地躲閃過一連串淩厲的猛攻時,他激動地用力捶打了一下操控面板,結果駕駛艙裏警鈴大作。

「我在此鄭重地邀請各位加入岩石城雄獅隊!謝謝!」 火焰菲克説完最後一句話,激昂的音樂聲再一次響 起,鋼鐵立柱載着他緩緩下降。

機甲駕駛員們則紛紛朝戰隊報名處衝了過去。

小笨貓推擠開周圍的機械人,來到了廣場中央。極為幸運的是,他發現火焰菲克並沒有離開,而是正在跟岩石 城雄獅隊的兩名隊員交談着什麼。

在他周圍,還有幾名隊員正操控着各自的機甲,玩着 比賽贏得的虛擬道具——他們一會兒用「巨神兵手套」將 自己變得巨大無比;一會兒用「變形香蕉」將隊友變成機械猴子,飄浮在半空中;或是把「音律干擾球」砸在地上,讓周圍的機甲全都不由自主地跳起了滑稽的舞蹈……

小笨貓無比羨慕地看了一小會兒,鼓起勇氣走到了火焰菲克的身後。此時此刻,距離自己的偶像如此之近,小笨貓感覺自己的心臟快要從胸口跳出來了。

「您……您好……火焰菲克……」小笨貓緊張得喉嚨 像被勒住了似的,只能發出一種纖細柔弱的聲音。

火焰菲克轉過身,好奇地打量着身後的小牛機械人, 熱情地大聲招呼:「啊哈,聽聲音像是一個可愛的小妹妹。 有什麼我能為你效勞的嗎?」

小笨貓往後退了一步,尷尬地清了清嗓子,説:「我 叫俠膽貓干……不是小妹妹。|

火焰菲克愣了愣,他直了直身子,態度變得嚴肅起來: 「我當然知道……俠膽貓王,你好。請問有事嗎?如果是 想報名加入岩石城雄獅隊,需要在本屆**『銀翼聯盟挑戰** 賽^①』拿到星洲賽區前三名的成績。按照你目前駕駛機甲

①銀翼聯盟挑戰賽:銀翼聯盟為了挑選和培養能成為星海騎士的機甲駕駛員, 特別設定了常規的訓練賽和每年一屆的全球挑戰賽。兩類比賽都有線上和線下 兩種模式。其中,在全球挑戰賽中名列前十的參賽者,將有資格加入星海騎士 的預備營,參加特訓後進入下一輪考核。





的等級……再繼續努力幾個賽季吧!」

火焰菲克揮了揮手,準備將小笨貓打發走。小笨貓卻不肯離開。雖然火焰菲克的個性和他想像中不太一樣,但在偶像面前,他已經顧不得那麼多了,一股腦兒地把心裏的話倒了出來。

「嘿,火焰菲克。我知道自己現在還沒有資格加入您的戰隊。」小笨貓焦急地說,「我只是想知道,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機甲駕駛員?」

「很簡單。」火焰菲克快速回答道,「超過我就可 以了。」

「可我怎樣才能超過您?」小笨貓急忙又問。

火焰菲克一愣,認真打量了一下眼前這個破破爛爛的 小機甲,說道:「超過我?小弟弟,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想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機甲駕駛員,首先必須對機甲駕 駛擁有超乎尋常的熱愛。機甲駕駛訓練是極其枯燥而艱難 的事情,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熱愛和堅持,就會和絕大多數 人一樣選擇放棄。只有堅持到最後的人,才有資格獲得勝 利,成為最優秀的機甲駕駛員。|

火焰菲克説完,便轉身離開了,留給小笨貓一個偉岸 的背影。

「真不愧是火焰菲克。」 小笨貓一臉崇拜地喃喃自

語,「我一定要努力,成為和他一樣優秀的機甲駕駛員!」

「什麼?哈哈哈——和火焰菲克一樣?笨貓,就憑你?!」

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背後響起。小笨貓立時像嗅到危險 信號的刺蝟,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他轉頭看去,只見 一個臉上有十字疤的劍客造型機械人,正抱着胳膊站在那 裏。

「狂野劍豪?你來這兒幹嗎?」小笨貓一眼就認出了來者,正是他在現實世界裏的死對頭——野原輝。

「當然是為了報名,和岩石城雄獅隊一起戰鬥!」野原輝得意揚揚地說,「笨貓,我奉勸你放棄幻想。否則,萬一在機甲挑戰賽中,遇見了我的野豬攔路者,你的小破牛可就完蛋了。」

「我已經把小牛改裝升級了!」 小笨貓不服氣地説, 「到底是誰完蛋,那可説不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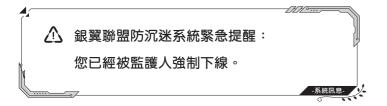
「可惡!」野原輝被氣得咬牙切齒,説道,「笨貓, 能打就別廢話!機甲訓練場一對一!敗方給勝方提一學期 的書包!」

「去就去!誰怕誰!」 小笨貓揉了揉鼻子,不以為 意地哼了一聲。



然而剛走出沒幾步,他突然感覺自己的小牛機械人就 像被摁了暫停鍵,完全無法動彈了,周圍的一切也全都靜 止了下來。

兩行綠色的全息文字出現在眼前——



「什麼?等等!」

咕咚一聲悶響,小笨貓眼前一片漆黑。當他再次睜開 眼睛時,發現自己正躺在自家閣樓的地板上。

小笨貓感覺一陣天旋地轉,好一會兒才弄明白,自己 剛才太過激動,不小心從鐵架牀上掉下來了。

他一把摘下老式 VR 頭盔,把手中握着的智能遙控手柄扔到了一旁,然後氣鼓鼓地瞪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下那個螺旋槳造型的吸頂吊燈有氣無力地旋轉。

「爺爺偏偏這時候強迫我下線,又要讓野原輝那傢伙得意幾天了!」小笨貓仰面躺着,戴上頭盔再次確定——無法登錄了。

他鬱悶地將頭盔扔到一邊,地板被撞得咚的一聲響。



這時,樓下傳來爺爺老沐茲恪喋喋不休的聲音。

小笨貓從地上坐起身,環顧了一圈這間不足 15 平方 米的房間。

隨着清脆的鳥鳴聲,陽光穿過粗糙的小鐵窗,照亮了 這間他已經住了好多年的閣樓。這裏和他第一天住進來時 一樣,地面堆滿了雜物,以及各種型號的金屬零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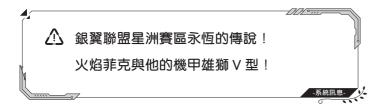
一個用舊棒球和螺栓做成的小機械人,仰面躺在一隻 破襪子下面,藍色玻璃彈珠做成的眼睛,正直愣愣地瞪着 他,發條耳朵咔嗒咔嗒地慢慢旋轉。



· 第2幕

周圍灰泥牆面被塗抹成了明快的藍綠色。房間的智能 中控投影面板上,被改裝成了汽車輪胎造型的霓虹燈閃爍 着紅黃相間的熒光。

一張鮮紅奪目的海報貼在另一邊牆上——塗裝着金紅 緩帶的外骨骼機甲勇士和一個火紅色的機械人並肩站立, 兩行由火焰組成的大字,在電子海報裏旋轉——



在海報下面的破鐵皮櫃上,錯落有致地擺放着各種機械人模型,但如果多看幾眼,就會發現這些都是半舊的殘次品。它們全都擺放在一個褪色的舊相框周圍,彷彿守護着照片中那位笑容溫柔慈愛的女士和她懷抱中的嬰兒。

小笨貓從一堆零件中找出一個貼着「爆炸貓」頭像的 通信手環,呼叫小小軍團的伙伴們,然而遲遲沒有回應。

「可惡!」小笨貓突然用力拍了一下腦門兒叫道, 「剛才居然忘記找火焰菲克要電子簽名了!」

他懊惱地把手環扔到一旁,單手托腮,開始回憶幾分 鐘前與火焰菲克的對話。 他做夢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火焰菲克那樣,在 真實世界裏駕駛着一台超級機甲,成為人人仰慕的超級英雄!

一個能拯救整個星洲,不,整個銀河系的大英雄!而不是被困在這間像老鼠籠一樣的小閣樓裏……

「未來的機甲英雄」小笨貓長歎了一口氣。

他並不知道,在他拯救銀河系之前,樓下一場風暴正 在醞釀,一觸即發……

此時,老沐茲恪的叱責聲,再次從樓下傳來。

「小笨貓!小臭貓!我知道你在偷偷訓練駕駛機甲!」櫥櫃門的開合聲中,老沐茲恪的喊叫聲變得含混不清,「……寒假……作業……寫完了嗎?就知道玩……趕快下來!」

「就下來!」小笨貓不服氣地大聲回答。他隨手抓起 一件蠶蛹般硬邦邦的毛衣套在身上,嘴裏還在咕噥,「説 過多少次了,我是在訓練,不是玩……」

説着,他從褲管裏倒出幾顆螺絲,穿戴整齊後從地板上跳起來,摁下了牆壁上智能中控面板的啟動鍵。閣樓裏瞬間響起了聲嘶力竭的搖滾樂,從衣櫥裏彈出一個掛着兩件舊機車夾克的衣架,折疊書桌從地板下「撐」了出來,像樹木牛長一樣,百葉窗瘋了似的不停降下又升起……





巨大的噪音像潮水般湧來。小笨貓慌忙摁下暫停鍵。

「可惡,十年前的垃圾晶片!」小笨貓用拳頭捶了兩下面板。一陣吱吱聲中,抽屜、衣架和書桌,甚至連牀架全都折疊壓縮,最後藏進了牆壁或地板中。只剩下擺放照片和機械人模型的鐵皮櫃,仍然立在那裏。

不一會兒,搖滾樂調回到了正常的音量,螺旋槳吊燈 下投影出一個只有巴掌大的全息影像,那是狂野小子樂隊 的現場表演。

一個機械洗手台從地板上緩緩冒出。天花板和牆壁逐漸消失,幾分鐘後,昏暗狹窄的小閣樓竟變成了透明的玻璃陽光屋。

小笨貓在微風、晨光和激昂的音樂聲中開始洗漱。身體隨着動感的音樂節奏扭動,當音樂結束,他像貝斯手一樣揮動手臂,全然不顧白色牙膏沫被甩得到處都是。最後,他胡亂地洗了把臉,用水將額前劉海拂向腦後。然後踩着 20 世紀 80 年代的太空舞步,瀟灑地披上自己最喜歡的飛行夾克,欣賞了一下自己在鏡子中的影像。

「帥!」小笨貓沖夾克上的火焰菲克頭像豎了個大 拇指。

就在這時,樓下傳來霸王龍一般的咆哮聲。
「臭小子!馬上給我下來——5——4——

「又來了!我都十二歲了,還跟我玩倒計時——」小 笨貓翻了個白眼,又朝擺放在鐵櫃上的照片敬了個禮,「老 媽,我走了,祝您今天過得開心!」

 $\lceil 3 - - 2 - - \rceil$

「來啦!」小笨貓趕緊穿上一隻破了個洞的襪子,另 一隻卻怎麼也找不到,但已經來不及了。

在老沐茲恪的倒數聲中,他拉開位於房間中央地板上 的一個暗格,順着一根光滑的圓鐵柱,熟練地滑到了一樓 的小客廳裏。

小客廳和閣樓裏一樣亂糟糟的。

小笨貓避讓着各種奇怪的零件和未完成的作品,正準備打招呼時,他突然發現了爺爺膝蓋上機械白鴿留下的電子賬單,頓時心虛了起來,悄悄轉過身,想要若無其事地離開。

「想去哪兒?過來,坐下!」老沐茲恪指了指鐵皮餐 桌,命令道。

小笨貓小心翼翼地隔着餐桌在爺爺對面坐下來。

小笨貓和爺爺性格上有着許多相似之處,但相貌卻完 全不同。

老沐茲恪年輕時,身材高大壯碩,而小笨貓卻身材瘦小,像一隻營養不良的流浪貓。除了遺傳自母親的柔軟髮





絲和父親的黑亮髮色外,他消瘦的臉龐上,一雙深棕色眼 眸總是炯炯有神,就像星星一般閃閃發亮。

在他後脖頸處有一圈淡淡的皎月形狀的胎記,小笨貓認為那是媽媽擔心以後認不出他,而故意留下來的標記。

爺爺沐茲恪對此卻不以為然。

爺孫倆的個性固執得就像兩頭蠻牛,而且經常意見相 左。古物天閣裏時常吵吵嚷嚷,多數時候是爺孫倆在為機 甲相關的問題爭論不休。

「不許駕駛機甲!否則打斷你的貓腿!」

從小笨貓能聽懂人話至今,這句話爺爺沐茲恪已經對 他重複了無數編。

每次爭論,老沐茲恪的沒理由就是最大理由。

如果小笨貓糾纏不休,老沐茲恪就要執行家法(用鐵 拐杖戳)來管教了。

天可憐見,到目前為止,為了堅持自我,小笨貓經歷 了無數次被「敲打」的時刻。

「我說過多少次了,不許亂用我的流量!尤其是用來 訓練駕駛機甲!」老沐茲恪呵斥道,花白的鬍子也隨之 顫抖。

「鎮子裏的小孩兒都能訓練,為什麼我不行?」小笨 貓沮喪地嘟囔,「我以後還要駕駛機甲,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呢。|

小笨貓的話像火苗,一下就把老沐茲恪這個「炮仗」 點着了。

「臭小子!你住在我的屋子裏,吃我的,用我的,就得聽我的!」他舉起手中的鐵拐杖,氣呼呼地吼道,「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就不要有離開廢鐵鎮的念頭!否則,我打斷你的小貓腿!

小笨貓不以為意地撇撇嘴。

吱呀——吱呀——

從廚房裏傳來的聲響打斷了客廳裏的爭吵。機械人 管家阿里嘎多穿着一條愛心印花圍裙,端着兩個碗走了出 來,分別放到了老沐茲恪和小笨貓的面前。

小笨貓和老沐茲恪暫且偃旗息鼓。他們各自帶着一絲期待,好奇地湊上前瞧了一眼——碗裏盛着一團黑乎乎的膠狀濃縮物,上面還有朵土黃色的愛心形狀拉花——爺孫倆頓時面如鐵灰。

「爺爺,你又給阿里嘎多的程序升級了嗎?它做的飯,你不覺得越來越奇怪了嗎?」

阿里嘎多是一直照看小笨貓長大的管家機械人,年紀 和這個房子差不多。

小笨貓喝了一口「粥」,瞬間整張臉都扭曲了:





「呸——這粥比豬食都難吃!」

老沐茲恪抬起頭,咆哮聲炸得小笨貓的腦袋嗡嗡作響:「臭小子,說什麼呢?你吃過豬食嗎?前天你和那羣狐朋狗友搞什麼『牛奶大炮』送快遞,弄得滿鎮子雞飛狗跳!」

老沐茲恪繼續吼道:「知道嗎?四十多號人跑來告 狀!阿里嘎多在門口,鞠了一整天躬!最後,腰斷了!焊接好後,動力系統一直出問題。我不得已才刪減了它的程序。」

小笨貓重新打量了一番阿里嘎多,這個可憐的機械人管家,腰和小短腿之間被粗魯地纏上了幾層厚膠帶,眼下還能活動已經十分難得了。

「爺爺,是您設計的彈跳投遞系統有問題……唉,我不該用的……」小笨貓鼓起勇氣又喝了一口粥,難受得直吐舌頭。

「閉嘴,喝粥!」老沐茲恪氣急敗壞地咂巴了兩下嘴,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他揮了揮手,招呼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果蠅機械人飄到他面前。

他打量着果蠅機械人投射在餐桌上的全息影像,那是 正在直播的廢鐵鎮本地新聞。

星洲衞牛署派來的巡查長——野原輝的父親野原

光先生,正在激昂地大聲演講:「很高興,在我的帶領下,廢鐵鎮今年的垃圾分類和回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進步……」

「呸!他在這裏得意什麼?」老沐茲恪指揮果蠅機械 人切換到下一條新聞。

看到小笨貓已經喝完了最後一口粥,老沐茲恪咕噥着說:「最後一次提醒,放棄那些白日夢吧。你是我孫子,這一點毋庸置疑。我們家沒有人擁有機甲駕駛天賦。 分解垃圾和維修機器,才是我們在廢鐵鎮生活下去的立身 之本。|

小笨貓不服氣,倔強地揚起頭説:「爺爺,對我的天 賦,您一無所知!」

「什麼意思?」老沐茲恪的眉頭迷惑地扭了起來。

小笨貓咧嘴一笑,大踏步走到那部智能座駕旁,用力掀開墨綠色尼龍布,一部造型奇特的座駕出現在了爺孫倆面前——它通體火紅,尾部就像火雞散開的尾羽,浮誇極了。兩側把手組成了雞冠造型,4個滾輪被設計成了隱藏式的「噴氣背包」。

「爺爺,啟動這部座駕時,您遇到了一點兒小困難吧?」

小笨貓氣定神閑地一抬腿騎了上去,安全系統自動扣



* #2#

上了安全帶。

「那又怎麼樣? | 老沐茲恪不以為意地説。

「我把晶片升級了,順便加裝了噴氣系統和幸運扭 蛋機,還搞了點兒個性小裝飾。它現在有了一個全新的名字——火雞王座!您覺得怎麼樣?」小笨貓自信滿滿地看 着爺爺沐茲恪。

「臭小子,又亂動我東西!對了,你哪兒來的晶 片?」老沐茲恪惱怒地舉起了鐵拐杖。

這個動作對小笨貓可有着十足的威懾力。他從小在鐵 拐杖下長大。每次犯錯,屁股上總要挨那麼幾下。

「我從 5 號儲存室的廢棄無人機上撬下來的……」 小笨貓下意識想要躲避,卻不小心碰到了火雞王座的啟動 鍵,火雞王座發出一陣如母雞下蛋般的聲音,咯咯嗒,咯 咯嗒——

「什麼情況?你都裝了些啥玩意兒?」老沐茲恪怒極 反笑。

緊接着,發動機開始轟鳴,火雞王座向下噴氣並逐漸 升空,像沒頭蒼蠅似的在客廳裏亂撞了起來。

「臭小子!趕緊下來!」老沐茲恪一邊呵斥,一邊抱 住頭,以防被「發瘋」的「火雞」撞到。

「爺爺,下不來了,它是全自動的……」在雞叫聲和

撞擊聲中,小笨貓哭喪着臉解釋,「另外扭蛋機好像也出了點兒小問題……」

「你説什麼?我聽不見!」老沐茲恪大聲嚷道。

這時,一個雞蛋大小的紅色氣泡從火雞王座的噴氣 口噴出來,飄到了老沐茲恪的臉上,噗地炸出一團紅色 煙霧。

老沐茲恪瞬間被炸成了人形「紅色辣椒」,飄散出一 股嗆人的辣味。

「嘀——小笨貓首創,全自動飛行模式,讓您享受飛 翔的樂趣!」火雞王座發出不太好聽的智能語音。

「臭小子,你把智能座駕改成什麼鬼玩意兒了?」

在老沐茲恪炸雷般的斥責聲中,火雞王座數次碰壁後,載着慘叫的小笨貓撞碎了玻璃窗,拉斷了窗外的晾衣繩,拖着老沐茲恪的破洞汗衫、起毛球的襪子,還有花褲衩兒飛出了古物天閣,朝廢鐵鎮最熱鬧的綠蔭廣場飛去……

「咕咕咕!嘻嘻——嘰——

火雞王座在廢鐵鎮半空開心地唱歌,噴灑出各種顏色 的氣泡,旋轉着從人們頭頂飄過。

從空中往下看,整個廢鐵鎮就像是蒙了一層灰的金屬 垃圾場。鐵色的房屋毫無規則地堆砌在一起,鏽跡斑斑的



粗大金屬管和鋼架裸露在外面。唯一有其他色彩的地方是兩塊全息廣告牌,在大面積灰黑的色調中閃爍着微微的熒 光。

此時的小笨貓無心欣賞這一切,他感覺自己已經暈得七顛八倒了。

爺爺老沐茲恪的衣服和褲衩兒,就像小彩旗在他身後 迎風招展。

「快---停--下--」

眼看着火雞王座就要和鎮上那座標誌性的 P45 躍遷 戰機雕塑撞上了,小笨貓嚇得失聲尖叫,嘴巴大得足以塞 下一個蘋果。

「咕咕嘰——衝浪飛行模式,讓您享受衝浪的樂 趣!|

火雞王座似乎接收到了小笨貓的語音指令,突然急刹車,整體向後翻轉 90 度。小笨貓橫躺在半空中,欲哭無淚。

翻轉中,老沐茲恪的一隻舊襪子掉了下去,恰好落在正在露天餐廳吃海鮮掛麵的雕塑師羅谷先生的碗裏!

羅谷先生抬起頭,惱怒的表情漸漸變成了驚愕,他指 着半空大喊:「快看,有人違反禁令,在天上衝浪!」 人們全都抬起頭,朝天空中的「火雞」指指點點。

11] 主创有起筑,别大全中的「大雜」有相為為。



「火雞」突然又興奮地噴出了一個個彩色氣泡。

當彩色氣泡炸出彩色煙霧時,廢鐵鎮中心街一帶可全 亂套了——賴特兄弟渾身被染上了黑白條紋,看上去就像 兩匹斑馬;路口做煎餅的「酸菜」大媽變成了一顆冒煙的 大檸檬;影院的志豪哥被染成了綠皮蛙;煙霧甚至導致路 上的車輛接連碰撞追尾……

「停!不要再噴了!」小笨貓用力捶打着操控面板, 但智能系統毫無反應。

飛行了大約一刻鐘後,噴氣背包的動力漸漸不足了, 有一搭沒一搭地冒着白煙,唱的歌也開始走調。

「臭火雞!快停下!」小笨貓低頭看了一眼地面上的 人們,又趕緊改口,「不,不對!快點兒挑!|

被氣泡染上各種顏色的居民們聚在一起,高聲叫喊着 追趕小笨貓,浩浩蕩蕩的隊伍簡直就像嘉年華大遊行一樣 壯觀,就只差幾輛花車了!

當然,這還沒有到最糟糕的時候。

終於,火雞王座馱着小笨貓,畫着「8」字形飛到了 廢鐵鎮中心綠蔭廣場的上空。

此時的綠蔭廣場人頭攢動。

星洲衞生署派來的巡查長——野原光先生,正站在一個繁花簇擁的高臺上聲情並茂地演講:



「上半年的垃圾分揀計劃,廢鐵鎮獲得了佳績。作為 獎勵,衛生署將提出更高的標準來要求大家……」

他穿着筆挺的西裝,梳着油光發亮的大背頭,穿着和 儀錶與周圍破舊的環境極不相稱。十來架無人攝像機在半 空中盤旋,從不同的視角進行拍攝。

台下的居民們有的一臉麻木,有的則一臉戲謔,像在 圍觀動物園裏的大猩猩一般。除了胖得像熊貓的駱基士警 長在用力鼓掌外,還有一些呼嚕呼嚕的鼾聲。

一陣雞叫聲響起,駱基士警長如臨大敵。他抬頭看見





一個騎着「火雞」的少年正在半空中做出「嘲諷」的動作。 那個少年,正是他在廢鐵鎮這十多年來職業生涯的噩 夢——小笨貓!

一個接着一個的彩色氣泡在廣場的人羣中炸開了,居 民們被染成了五顏六色,就連野原光巡查長也未能倖免。

十來架攝像機進行了現場直播。

野原光巡查長氣得七竅生煙,大吼着:「把那個騎雞 少年給我抓下來!」一條花褲衩兒迎風飄來,蓋在了他憤 怒的臉上。

「小笨貓!」駱基士警長中氣十足地怒吼道,「你完了!這次你真的完蛋了!|

「警長——這是意外!我不是故意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小笨貓在半空中解釋道。他哭喪着臉懺悔的畫面,被定格在了廣場所有可以拍照的智能終端上。

越來越多憤怒的「彩色難民」們開始尋找臭雞蛋、爛菜葉或者其他什麼東西扔向天空,結果卻砸到了自己或者 不相干的人,廣場上一片混亂。

小笨貓在半空中焦急地拍打操控面板,試圖加速逃 離。

就在這時,始料不及的巨大故障出現了。

火雞干座發出一聲冷漠的語音:「嘀——小笨貓首創,

飛碟探索模式,即將啟動!|

一秒之後,火雞王座就像被抽打的陀螺一樣,在半空中瘋狂地旋轉起來。

「完了!救命!」小笨貓發出絕望的哀號。

火雞王座噴出大量白色蒸汽,載着小笨貓掠過路邊的 鋼架,穿過晾了許多衣服的屋頂,在轟隆作響的海洋垃圾 加工廠上空打了個旋,最後飛向了廢鐵鎮郊外茫茫的未知 之處。







^第 3 [‡] ★

荒原海豚號之隕



日落時,雲層的影子綿延無盡。

距離廢鐵鎮 2000 公里以外,一艘橙藍相間的星際科考飛船正平穩地航行在藍色地球上空。它長約百米,造型優美,猶如在天空中遨遊的巨型海豚,船身上銀色的銘文標識着它的來歷——靖海大學。

四艘銀灰色預警飛船環繞在附近,機翼上的警示燈靜靜地閃爍着,為科考飛船護航。

「現在是宇宙暦 2072 年 3 月 6 日,15 時 59 分 59 秒。|

「已來到星洲上空,高度 10 萬米,軌道碧雲航線。」 「荒原海豚號,飛行一切正常。」

飛船駕駛艙內,頭髮花白的老艦長蒙巴頓先生,正神情專注地坐在指揮椅上,做着語音飛行記錄。幾十名艦艇工作人員在控制台前各司其職,緊張忙碌。

蒙巴頓艦長明白這不是一次普通的飛行任務。

此刻,位於飛船第四層的「生命孵化車間」內,彗星 級科學家宇文柏博士,正率領着他的核心團隊,進行着一 場關乎人類生存與進化的重要實驗。

生命孵化室內,氣氛凜然,僅有細微的電流聲在提示着所有人,實驗仍在進行。鶴髮蒼蒼的宇文柏博士,穿着靖海大學的白色實驗服,正緊張地注視着孵化室中央的一個無菌艙。六名學生助手在一旁屏息靜氣地記錄、驗算着。

實驗室中央三米多高的圓柱形無菌艙前,一名身着白色緊身實驗制服的少女,正聚精會神地站在那裏。

她臉龐清秀,稚氣未脱,烏黑的齊耳短髮,新月般細





長的眉毛下,美麗的眼瞳閃爍着紫光。白皙光潔的額頭與 挺拔的鼻樑上,滲出細細的汗珠,在燈光下仿若細碎的水 晶一般。

少女戴着一副白色手套,指尖纏繞着閃爍細微光澤的納米絲。而在納米絲的另一端,連接並控制着無菌艙中的精密儀器。

她的每一個細微動作都被儀器靈敏地感應到,並執行相應的操作——這就意味着她的動作容不得有絲毫差池。 兩隻機械臂在她左右,準確地執行着各項指令。

「生命源液改良實驗,編號 JN-SD0519,進行時長——18 小時 13 分 36 秒,目前進程誤差率:小於 0.001%。」年輕的助手方大器,正在一旁做實驗語音記錄。

他略顯疲態地將眼鏡取下來擦了擦,說道:「這麼長時間持續操作S級難度實驗,不論是專注力還是體能,都已經遠遠超過正常人類的極限了……難以置信,這場實驗的主導者只有十三歲!」

「科學研究與年齡何干?」宇文柏博士掃視了一眼周 圍的學生們,「陳嘉諾同學是目前世界上極少數能完成生 命源液提取實驗的超級天才之一。因為她,我們靖海大學 生命科學院才獲得了執行本次絕密級科研任務的機會—— 這是足以永載史冊的壯舉!」

「服用生命源液的人,肉體需要經歷 72 小時的煎熬 與蜕變,才有極小的概率進化成超人類。」一旁梳着馬尾 辮的助手李曉莉喃喃自語道,「而當前智能人的進化速度, 比人類要快太多了……」

「的確如此。」宇文柏博士皺着眉頭,輕輕歎氣,「為了提高進化概率,我們還必須前往星洲,尋找傳説中的生命聖甲蟲,才能進行下一階段的實驗……不過,無論智能人如何進化,都永遠無法擁有人類的心之力。」

陳嘉諾説道:「更新分子螺旋結構圖,解析成分數據。|

實驗室重新安靜了下來。所有人都停下來,屏住呼吸看向無菌艙。

「驗證成功。」實驗室裏響起一聲智能語音。

「預備注入催化酶,完成生命源液提取的第二步。」 陳嘉諾淡定地説,「預計完成時間…… 963 秒。」

這時,無菌艙中出現了一縷縷金色流光,這些流光彷彿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在半空中飛快遊動纏繞,絢爛奪目。

沒過多久,金色流光纏繞成了一個金色的光球。球體彷彿正在呼吸般,有節奏地微微跳動着。





「太美了……」李曉莉驚歎,眼中映出金色的光芒。

實驗室陷入震驚和狂喜的氣氛中。學生助手們興奮得不知所措,宇文柏博士的臉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陳嘉諾繼續冷靜地操控着納米絲,聯動着機械臂,輕輕拉扯着金色光球。光球被分裂成無數金色的小光團,如 微塵般懸浮在無菌艙中,一條條金色流光就像神經脈絡, 連接在金色小光團之間。

而此時, 荒原海豚號在預警飛船的護衛下, 正沿着既 定的軌道, 持續平穩地航行。

駕駛艙裏,蒙巴頓艦長站在控制台邊,神情嚴肅地盯 着虛擬顯示屏上急速跳動着的一連串數字。

駕駛艙內響起一陣急促的警報聲。

「報告艦長,系統突發異常!」

「無法修復!飛船正在失控!」

領航員們神情驚慌地接連報告,艙內的燈光在刺耳的 警報聲中明滅不定。

蒙巴頓艦長眉頭緊鎖,深吸一口氣,穩定住情緒,果斷地拿起了緊急呼叫器。

「這裏是荒原海豚號,呼叫空警——飛船系統出現異

常,請全力護送宇文柏博士和他的學生們撤離……」

「艦長——你看前面!」一位年輕的船員高聲驚呼。 蒙巴頓艦長朝透明舷窗外望去,頓時瞪大了眼睛—— 近十年的艦長生涯,他不是第一次遇見險情,但如此龐然 大物還是讓他毛骨悚然。「我的天……那是……黑鯊戰

荒原海豚號的舷窗外,一艘漆黑巨艦迎面駛來。

四艘預警飛船的警示燈驟然大亮,急速飛行到了荒原 海豚號的前方,擺開了防禦陣勢。

漆黑的太空中,黑色巨艦就像一條瘋狂捕食的鯊魚。 它突然發動襲擊,機翼噴射出沖天紅光,艦頭露出兩 排利刃般的鋼牙,將荒原海豚號籠罩在一片陰影中。

荒原海豚號駕駛艙內,慌亂的領航員們臉色煞白,拼 死搶修飛船操作系統。

警報器裏迴響着預警飛船急促的報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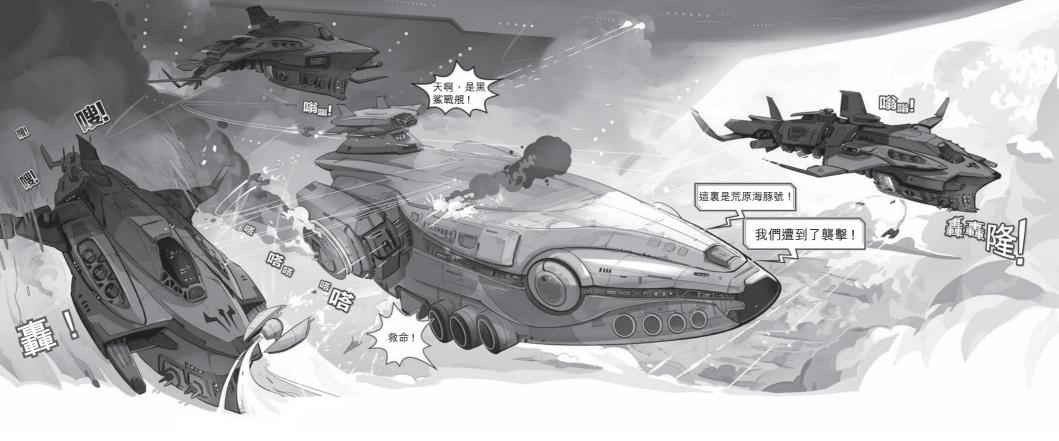
「我們已經被黑鯊戰艦武器鎖定!」

「導彈正在接近——」

「開火——」

無!

預警飛船立即朝黑鯊戰艦發射出一道道藍色激光。



此時四枚冒着紅光的導彈,不偏不倚地擊中了四艘 飛船,飛船瞬間在黑暗的太空中炸裂成四團猩紅刺目的火 光,化為無數碎片與煙塵。

「立刻啟動防護罩——回避!」蒙巴頓艦長的額頭滲出大滴汗珠,他一邊指揮驚慌失措的船員,一邊緊握呼叫器,輸入一小段語音口令後,急切地大聲呼喊:「呼叫銀翼聯盟!荒原海豚號遭遇襲擊,請立即救……」

嗡——一道刺耳的電流聲響過,通信被切斷了。

駕駛艙內突然安靜了下來。蒙巴頓艦長驚恐地抬頭望去,周圍所有控制台的虛擬顯示屏突然黑屏,接二連三跳出一個個令人震驚的「黑金狼首」標識。

這是奧茲曼邪惡智械軍團的專屬標識!

「哈哈,卑微的小蟲子們!不必驚慌!|

「荒原海豚號現由第三智械軍團奧茲曼博士接管!反 抗者,一律清除!」

一個陰冷的電磁男聲穿透屏幕,縈繞在駕駛艙中每一





個工作人員的耳畔。

人們發出一陣此起彼伏的驚慌的喊叫聲。

「將海豚號所有能量轉移到實驗室的防禦罩上。」

蒙巴頓艦長的表情肅穆,他目光堅定地望着飛船屏幕 上的黑金狼首邪惡標識,內心已然做出決定:開啟緊急通 道,激活救生艙,掩護靖海大學實驗團隊立即撤離……生 命源液……絕不能被智能人搶走!

「愚蠢,妄想,自尋死路!」電磁男聲厲聲咆哮。

砰——轟隆隆——

幾枚導彈擊中了荒原海豚號的船首。

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中,飛船劇烈搖晃,船艙內火光沖 天。

生命孵化室內,高速旋轉的警示燈照亮了宇文柏博士 和學生助手們驚慌失措的臉,電子廣播提示音在不停地大 聲呼叫。

「突發警報!飛船遭遇邪惡智械第三軍團襲擊!」 「艦長令,請靖海大學實驗團隊沿安全燈指示路線,迅 速撤離!|

無菌艙前,兩隻機械臂快速地將陳嘉諾固定在原處,

以免飛船搖晃影響到她正在操作的實驗。

這時,陳嘉諾眼前的虛擬屏上出現一行文字—

● 線路不穩定,是否中斷實驗?

「忽略。將操作系統強制更改為全手動。」陳嘉諾毫 不猶豫地回答,「實驗一旦中斷,就會前功盡棄。」

虚擬文字消失了,纏繞在她手指上的納米絲自動折斷。

陳嘉諾輕吸一口氣,調整好氣息,將注意力集中。她 雙手緊緊握住無菌艙配置的機械臂搖杆,通過搖杆,專心 致志地操縱無菌艙內的儀器,繼續進行實驗。

「呼叫蒙巴頓艦長,實驗正處在關鍵時刻,究竟怎麼回事?」宇文柏博士摁亮掛在耳邊的通信器,在警鈴聲中 大喊。

學生助手們驚慌地保護着周圍的珍貴實驗品與儀器。 通信器那邊僅僅傳來一陣嘈雜的電流聲。

宇文柏博士神情凝重,他猛地抬起頭,厲聲對着學生們大喊:「所有人前往救生艙,立即撤離!」

「可是實驗……」李曉莉擔心地説。

「來不及了……」宇文柏博士看了一眼仍在實驗狀態





的陳嘉諾專注的背影,無力地歎了口氣,「所有失去的,都會以另一種方式回歸。」

砰——轟隆隆——

巨大的爆炸聲中,飛船再次猛烈地搖晃起來。

紅色警燈急促閃爍,智能語音變得斷斷續續。

助手們的驚叫聲此起彼伏。

宇文柏博士跌跌撞撞地走到陳嘉諾身邊, 焦急地催促:「陳嘉諾同學, 你必須立刻離開!」

「請安靜。|

陳嘉諾毫不在意自己正身處險境,繼續平靜地操縱機 械臂。懸浮在無菌艙中的金色流光球,此時正在有規律地 躍動,並且在逐漸縮小。

艙室正前方的虛擬屏上,跳出一個「生命源液改良實驗」的進度框,紫色進度條在緩慢向前延伸——

5%·····10%·····12%·····

「還差最後一步。」陳嘉諾從容地説,「預備盛載容器。」

宇文柏博士吃驚地睜大眼睛,但他立刻用力點頭,轉 身快步走向旁邊的實驗台,操作容器流程。

砰!砰砰!

實驗室外的鈦合金大門響起猛烈的撞擊聲和槍械開火的聲響,而陳嘉諾和宇文柏卻不為所動,繼續專注於實驗。

「導師和嘉諾需要更多時間!」李曉莉緊張地喘着粗氣,額頭上掛滿了汗珠,「做我們力所能及的!」

「生命源液……不能落到智能人手上!」方大器大聲 說。

學生助手們紛紛響應,手忙腳亂地將實驗室內各種輔 助機械和儀器堆到門口,阻止大門被攻破。

宇文柏博士欣慰地掃了一眼他的學生們,把一顆銀色 膠囊轉交給一旁的陳嘉諾使用。此時,金色流光球只剩下 雞蛋般大小,虛擬屏幕上的實驗進度條顯示——

50%·····55%·····60%·····

轟隆隆——

炮擊聲響起,大門和堆積如山的輔助機械都被炸開了,助手們紛紛被震倒在地。

宇文柏博士吃驚地瞪大眼睛。

下一秒,他回過了神,飛快摁下無菌艙旁邊的按鈕, 啟動了光學迷彩屏障——陳嘉諾、無菌艙和兩隻輔助機械





臂,頓時「消失」在所有人的視野中。

幾乎是同一時間,火光熊熊的門外,成羣結隊的邪惡 智械兵沖入實驗室內,將手無縛雞之力的學生助手們控制 在閃着寒光的槍口之下。

智械兵們兩米多高,通體漆黑,拉長的頭部就像一個 碩大的激光炮管,上面只有一隻紅色的機械眼睛。機械構 築的軀體上,合金塊和機械零件棱角分明,手臂上銘刻着 「SP-6」的標記。

「SP-6……第六代智能機械兵……難道説……」宇文 柏博士的臉色變得煞白。

這時,一陣腳步聲由遠及近,沒過多久,一雙黑色的 長筒靴大踏步踩在了實驗室內整潔的地板上。

靴子的主人是一個身材精瘦的青年,一雙布滿血絲的 眼睛神經質般瞪着。尖細的灰色臉頰和高高隆起的精鋼鼻 梁讓人不由得聯想起西伯利亞的雪狐,向上沖天豎起的血 紅雞冠頭乾枯得猶如一堆被乾燥劑處理過的麥草。

他披着一件寬大的橙色皮外套,微微駝背。

青年神經兮兮地抬起右手的食指,對着天花板彈動。

噗的一聲脆響,他的指尖躥出一團紅色火苗。他突然 指向門邊實驗台——

瞬間好幾個試圖抵抗的勇敢助手被炸死。反應過來的

助手們全都被嚇得臉色煞白。

「各位,新鮮出爐的火焰彈,想嘗嘗滋味嗎?」

駝背青年嘴角一咧,露出一個詭異的壞笑:「如果想活命,就交出生命源液!」説完,將離他最近的助手方大器一腳踢飛。

「這裏……沒有生命源液……」方大器捂着胸口,吃力地從地上抬起頭説,「……只有一顆熱愛科學的心。」

駝背青年惡狠狠地瞪着他:「沒有?那你們可就要倒 大黴了!我的人類朋友!|

方大器躺在地板上痛苦地呻吟。智械兵們抵住學生助 手們的槍口漸漸亮起了紅光。

宇文柏博士的額角淌下大顆汗珠,他咽下一口唾沫, 艱難地質問:「你……你是人還是智械?難道你們第三軍 團,意圖破壞火山灰戰爭後的和平公約嗎?」

「不要和我講大道理!利爪傭兵團所到之處,從來就 不會有和平!」駝背青年惱火地扭頭凝視宇文柏博士。

宇文柏博士深吸一口涼氣,身體在微微地顫抖:「利 爪傭兵團——火山灰戰爭前最臭名昭着的傭兵團之一。難 道你就是——那個叫作爆狐的智能人逃犯?」

光學迷彩屏障中,陳嘉諾眉頭緊皺地朝智能人爆狐的 方向微微側目,輕輕摁下一個十字星形狀的呼叫器。





接着,她重新凝神靜氣,繼續操縱儀器進行實驗。

此時,流光金球只有棗核大小了。虛擬顯示屏上顯示 着實驗進度條——

.....72%.....80%.....

實驗室門口,爆狐得意地仰頭大笑起來。

「算你還有點兒見識。不過,好漢不提當年勇——我 今天是來找牛命源液的——給我搜!|

跟在他身後的幾個獨眼智械兵沖了進來,在實驗室裏 到處搜索。

宇文柏博士揑緊拳頭,緊張得幾乎無法呼吸,生怕 智械兵碰觸到被光學迷彩屏障遮掩的陳嘉諾。好在智械兵 們似乎急着尋找生命源液,因此一直圍着四周的實驗台打 轉。

「這裏沒有生命源液。請回吧。」宇文柏博士努力控 制住自己的焦慮與緊張,壓低聲音説。

「沒有?還嘴硬!」爆狐暴躁地怒吼一聲,突然用力展開雙臂,挺起胸膛——橙色的皮衣外套竟被利刃劃破了,碎裂成一塊塊掉落在地上。

爆狐的身體竟然是駭人的鋼鐵機械——金屬胸骨的縫

隙內, 幽藍色的電光不時溢出。齊膝長的機械雙臂末端連接着兩柄激光長刀, 閃爍着冰冷的寒光。

爆狐縱身一躍,跳到了宇文柏博士的身邊,用激光長 刀的刀尖抵住宇文柏博士的下顎。就在這時,實驗室裏響 起一個嘶啞的聲音:

「住手,爆狐,別忘了我們是來幹什麽的!」

一大團黑色的濃煙出現在實驗室門口,彷彿有魔性一般翻滾着。突然,黑煙迅速散去,一個挺拔而威嚴的身影顯現了出來。

那是一位年約六十的老者。

他幾乎有兩米高,穿着藍紫色的軍服,高高的領口上 方露出構造精密的機械脖頸。頭頂稀疏的銀髮向後梳理, 蒼老的皮膚上布滿疤痕,像一塊塊縫合起來的一樣。

他的額頭上有一個三角形的金屬蓋,雙眼的瞳孔很大,呈灰黑色,雙唇緊閉,乾瘦的臉頰上毫無表情,就像是一個冰冷的、沒有感情和生命氣息的機械人。

這時,他的一個瞳孔亮起了熔岩般的火紅光亮,環視了一眼實驗室,喃喃自語道:「別害怕,我的老朋友。我們走進夜海,只為打撈遺失的繁星。」

「高階……智能人?」李曉莉小心翼翼地問。

「不,他是人類。」宇文柏博士的喉嚨發緊,隨後發



出憤怒低語,「不過,他是人類的叛徒!為了一己私利,成了智能人帝國的走狗,現任第三軍團統帥——**奧茲曼博** 士^①!

爆狐正準備給宇文柏博士一點兒教訓,奧茲曼輕抬了 一下手臂,示意爆狐退後。

接着,他微微垂下眼瞼,冷漠地望着喘着粗氣的宇文柏博士,彷彿在他眼前的不是活人,而是一台沒用的破爛機器。

「恍如昨日,你還是魯莽、衝動,毫無遠見。正因如此,你永遠都不是我的對手,宇文柏老弟。」奧茲曼博士 冷冷地説,「但我今天沒有時間跟你敘舊。我遠道而來, 只為欣賞生命源液。」

「我說過,這裏沒有生命源液!」宇文柏博士幾乎在 咆哮了,「荒原海豚號不歡迎你——請你馬上離開!

奥茲曼博士冷峻地注視着實驗室中央的位置,不發一語。

這時,一個人像沙包般,被披戴着黑色斗篷的邪惡智 械兵扔到了地板上——是蒙巴頓艦長!

①奧茲曼博士: 曾經是人類,在火山灰戰爭中遭遇核輻射,人類驅殼逐漸腐爛。 為求保命,墮落為半機械半人類的「混亂生命體」。性格歇斯底里,飽受神經 紊亂症困擾。有一個十一歲的兒子,名叫奧力,目前重病中。 他傷痕累累,像被操控的木偶般目光僵直,含混不清地輕聲説:「絕密科研任務……生命源液……代號 JN……正在實驗……」

宇文柏博士頓時感到渾身血液變得冰涼:「是……思維震撼波……不,你這是違反和平公約的!」

奥茲曼博士緩緩往前走了幾步,視線始終看着實驗室中央的空地。突然,他抬手指向陳嘉諾所在的無菌艙方位, 厲聲命令:「去那裏,把生命源液拿過來!|

「生命源液絕不會交給你!」宇文柏博士大吼一聲, 他掏出藏在口袋裏的激光手槍,朝奧茲曼瘋狂射擊。

一道道激光射在奧茲曼博士的身體上,沒有造成任何 傷害就消失不見了。奧茲曼博士冷冷地瞟了一眼宇文柏博 士,彷彿在厭惡他的無知。

「嘖,你在開玩笑嗎?」爆狐發出一聲搞怪的尖叫, 「居然用這種小玩具對付奧茲曼博士?」他揮動激光長刀, 像切水果一般將宇文柏博士的激光手槍砍成兩半。

智械兵們紛紛朝無菌艙和陳嘉諾所在的位置包圍過去。

光學迷彩屏障中,陳嘉諾目光凜冽。她用盡全力集中 注意力,完成了實驗的最後一個步驟,實驗進度條終於達 到了 100%。





金色流光球此時變得只有指甲蓋兒大小,在無菌艙中 有規律地微微跳動。

嘀——實驗結束的信號在實驗室內響起。周圍的燈光 突然熄滅,一切陷入黑暗。

所有人困惑地左右張望,只有奧茲曼博士仍然直視着 無菌艙的方位,岩石雕刻般的臉上,露出一絲詭異的笑 容。

「哪個混蛋把燈給關了?! | 爆狐在黑暗中咆哮。

就在這時,黑暗中飛快劃過一道十字紫影。

站在實驗室中央的兩名智械兵,突然被削斷了金屬鎧甲,跪倒在地,電光迸射。

「嘿!什麼人?」

爆狐在黑暗中收起了機械臂上的激光長刀,奪過一把 激光槍,朝着剛才紫影閃過的地方瘋狂掃射,實驗室裏頓 時響起一片玻璃器皿碎裂的聲音。

幾秒鐘後,爆狐收起槍械,準備查看「戰利品」,然 而紫影悄無聲息地再次出現,宛若一道閃電,徒手將另外 幾個智械兵擊倒在地。

「雕蟲小技。」奧茲曼博士冷冷地説。

他微微皺了皺眉頭,實驗室內頓時掠過一道刺耳的電 流聲。緊接着,黑暗中傳來幾聲悶響。 這時,應急燈光亮起。蒼白的光束中,無菌艙失去了 光學迷彩屏障的庇護,重新暴露在所有人的視野裏。只是 原本懸浮在操作臺上的金色流光球不見了。

一個周身散發着凜冽氣息的嬌小少女,冷冷地直視着 奧茲曼博士。

奥茲曼博士的瞳孔中,橙紅色的光圈開始飛快旋轉。 他將視線鎖定在少女胸前的銀色膠囊掛墜上,眼前浮現出兩行虛擬文字——

▲ 檢測結果:生命源液二階 (未完成品) 目前缺乏元素:生命聖甲蟲粉末

「呦呵——我還以為是誰呢,黑十字星!原來是你這個臭丫頭!看來,我今天可以抓到一個活的星海騎士!」 爆狐駭人的眼神似乎能把陳嘉諾生吃了,然而沒有得到奧茲曼博士的攻擊指令,他只能將金屬拳頭捏得咔吧作響。

陳嘉諾完全不將爆狐放在眼裏,神情冷傲地直視着奧 茲曼博士:「放了他們。」

「小女孩兒,你要生命源液,還是要你導師的命?」 奧茲曼博士冷冷地問。他輕輕抬起一隻手臂,距離他 10



陳嘉諾像一隻靈巧的黑豹,跳躍穿行在激光彈幕之

米之遙的宇文柏博士,彷彿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吸住了頭頂,拎到了半空中。

間。

老博士發出撕心裂肺的慘烈叫聲。

她揮動指揮棒,在空中劃出幾道紫色電光,輕而易舉 地擊倒了周圍的智械兵。

爆狐悻悻地走到奧茲曼博士身邊,不懷好意地説:「哼,臭丫頭……別癡心妄想了!奧茲曼博士的思維震撼波,無所不能,天下無敵!你最好還是乖乖地交出生命源液,否則宇文老頭兒就會像柿子一樣——砰!」爆狐做了個柿子被捏碎的動作。

爆狐擋在奧茲曼的身前,亮出激光長刀,怒喝一聲 朝陳嘉諾揮砍。不料陳嘉諾身形極其靈巧地避開了他的攻擊,不僅如此,她彷彿一道閃電,突然高高躍起,正面攻擊爆狐。

戰鬥開始

「黑十字星

「嘉諾·····快跑·····千萬不要·····讓他得到·····生命源液·····」字文柏博士從喉嚨裏艱難地擠出一句話。

當陳嘉諾輕盈 落地時,爆狐驚愕 地瞪大了眼——他 左邊的機械臂居然 被削斷,掉落在地 上,激光長刀也消 失不見了。

陳嘉諾擔憂地看着神情痛苦的導師,以及其他受傷的助手們,她咬牙切齒地冷冷低語:「我不喜歡——和混種人談條件,更不會——把生命源液交給你!」

「螞蟻的咆哮,毫無意義。」 奥茲曼博士冷漠地 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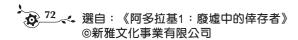
「命運來時,你可無法遏制波濤……」奧茲曼博士 冷冷地嘲諷。

他揮動一隻手 臂,在空氣中攪起

「有時的確如此!」陳嘉諾説着,黝黑發亮的液態金屬飛快包裹住她的身體,「但我可以學會衝浪。|

幾秒鐘後,一副造型極其炫酷的黑色外骨骼機甲,裝 載在了她的身上。

陳嘉諾啟動手中的指揮棒,朝奧茲曼博士沖去。 智械兵一齊向陳嘉諾掃射。









一陣強烈的電磁風暴,襲向陳嘉諾。

「十字星盾!|陳嘉諾大喊。

一面半透明的紫色激光盾出現在她的手臂上,擋住了 攻擊,但她仍被衝擊波的餘威重重地甩在了牆上。

陳嘉諾惱怒地重新站起來,睜大黑豹般鋒利的眸子,雙瞳亮起紫光,奧茲曼博士的戰力數據投影在她的眼前——

竟然遠遠高於自己。

「嘉諾,你……不是他的對手。」宇文柏博士艱難地 低吼,「快逃……」

「逃?往哪兒逃?你們今天都得死!」

已經暴怒的爆狐從機械臂中發射出一條金屬鎖鏈,將 宇文柏博士死死地捆綁住。

奧茲曼博士用力握拳,思維震撼波刺耳的聲波在實驗室內振盪。

宇文柏博士和助手們彷彿被撕裂般痛苦地大聲哀號 着。陳嘉諾也難受地捂住了耳朵,她感覺大腦像觸電似的 漸漸變得麻痹,意識在逐漸模糊。

蒙巴頓艦長不知何時恢復了意識,他忍痛悄悄地爬到控制台前,用盡最後的力氣摁下了緊急按鈕,沙啞地大喊:

「開啟緊急傳送門……啟動一號扭蛋艙……快……快

走……|

陳嘉諾吃驚地看向艦長。突然間,她腳下的地板消失了,隨即失重下墜到底層的備用儲物間中,一艘白色扭蛋 造型的逃生飛船,出現在她的眼前。

思維震撼波的餘波還在陳嘉諾的耳邊回蕩,頭頂上方 迴響着蒙巴頓艦長的慘叫,以及爆狐憤怒的咆哮聲。

「快挑——」字文柏博士的聲音從上方傳來。

陳嘉諾流着熱淚咬緊牙關,極不甘心地鑽進了扭蛋艙 中,從秘密發射井挑離了荒原海豚號。

「可惡!我去把那小丫頭抓回來!」實驗室內,爆狐 將奄奄一息的蒙巴頓艦長扔在地上,破口大駡。

「中了思維震撼波的人類,通常跑不了太遠。」奧茲 曼抬手攔下了爆狐,爆狐不服氣地齜着牙,卻不敢違抗命 令。

接着,奥茲曼博士從一個古樸的神秘提箱中,取出了一顆半透明的黑色水晶球。一股黑色粒子,猶如擁有生命般變幻着各種形態,暴躁地翻滾着,彷彿被關押在籠中的猛獸。

「裂變狂眼,這是我給你的最後一次機會!|

「帶回那個女孩兒,為智能人帝國製作生命源液,你 就能獲得全新的軀體——」



「現在,你是裂變蟲 K97,或者叫作——『吸鐵石』。」

奧茲曼博士的嘴角,露出一絲陰險的笑容。 「即使海風吹走了泡沫,但大海和沙岸將永恆。」





選自:《阿多拉基1:廢墟中的倖存者》 ⑥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